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3〉

复仇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刘险峰译



当代美国最受瞩目的女性作家
世界顶级水平的恐怖犯罪小说

珠海出版社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3〉

复仇的嫌疑

[美]芭芭拉·派克著

刘险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3 / (美) 派克著; 刘险峰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 11

I. 芭… II. ①芭…②刘…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 712. 45

ISBN 7-80689-1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639 号

For SUSPICION OF VENGEANC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SUSPICION OF VENGEANCE by Barbara Parker. Copyright © Barbara Parker, Inc.,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本书经中国上海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由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芭芭拉·派克作品集 (三)

——复仇的嫌疑

[美] 芭芭拉·派克 著

刘险峰 译

终审: 罗立群

策划: 罗立群 田大军

责任编辑: 陈文娟 田大军

装帧设计: 田大军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话: 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0

地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20 字数: 476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套

ISBN 7-80689-137-4/I·451

定价: 40.00 元 (全二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复仇的嫌疑》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芭芭拉·派克最新创作的作品。这是一本集司法、谋杀和侦探于一体,具有独特风格的恐怖侦探小说。

主人公吉尔·卡尔尼的阿姨露易丝是位房地产经纪人,她在去乡下买房的返回途中,车被人撞下路基,接着被人用裹着布的金属棒将她打死。但露易丝的死一直被认为是交通意外。

当吉尔在为肯尼·克拉克因谋杀安贝·道得森太太作死刑辩护的过程中,得知肯尼被指控与一名叫拉斯迪的人又共同实施了另一桩谋杀案。

吉尔和安东尼在对肯尼和拉斯迪杀人案的调查中,他们发现肯尼是清白的,拉斯迪不但是这起案件的真凶,还和露易丝的死有关。

在吉尔、安东尼、杰妮等人的努力下,一幕幕惊险、复杂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肯尼是无辜的但已被执行死刑;作为安贝的丈夫嘉里·道得森畏罪自杀;拉斯迪被处死;他的老板惠特尼被起诉。最终虽然真相大白,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的“嫌疑”。

主要人物表

吉尔·卡尔尼——本书主人公，一名迈阿密的律师。

安东尼·奎特安——吉尔的未婚夫，著名律师。

肯尼·克拉克——已被关押了 12 年的死囚犯。

露易丝·布莱士——吉尔的阿姨。

葛兰·布莱士——露易丝的丈夫，一名警长。

杰妮·布莱士——露易丝和葛兰的女儿，吉尔的表妹。

惠特尼·迈克雷斯——一位房地产商人。

拉斯迪——牧场的护马人。

嘉里·道得森——一名律师。

安贝·道得森——嘉里的妻子。

凯伦——吉尔与前夫所生的女儿。

安琳——吉尔的母亲。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6)
第二章	(15)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2)
第六章	(54)
第七章	(63)
第八章	(73)
第九章	(84)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102)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2)
第十四章	(130)
第十五章	(142)
第十六章	(151)
第十七章	(164)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82)
第二十章	(193)
第二十一章	(206)
第二十二章	(217)
第二十三章	(227)
第二十四章	(242)
第二十五章	(252)
第二十六章	(268)
第二十七章	(277)
第二十八章	(285)
第二十九章	(294)
第三十章	(308)
第三十一章	(312)

序

1988年9月。

几周来第一次这么好运，真是久旱逢甘露，这是个好兆头。那家房屋主人已经签了挂牌售房合同，合同就在她旁边车座上的文件包里，对她来说那合同文本就像是一片片的金箔。

这出乎露易丝的意外，她开了很长时间的才到这个很偏远的地方。这种地方她的首席代理是不愿来的，特别是在周末。他在办公室不远的酒吧里找到了露易丝，喝光了她的第二杯姜汁酒。露易丝对他说，她很愿意去跑一趟，因为她的工作已经快保不住了。

于是她给别克轿车加了油，买了咖啡和口香糖，一路向西面开去。出了郊区，从车窗外掠过的就是大片的甘蔗地了。夕阳如血，最终也消失在地平线下。她走错了几次路后，才看到了那块两公顷大小的土地，地上灌木丛生，还有一栋混凝土结构的牧场房屋，运气好的话，这一切能卖出8万美元。房主杰米逊一家是夫妻俩加两个女儿。他们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总放着一本《圣经》，还用冰茶和苹果派来招待她。她本来以为这家人仅是要她来对房屋估估价的，但他们却是让她代为出售。这样露易丝就得到了一笔挂牌出售房屋的生意。

她本来想再回到那间酒吧一趟，看看能不能见到办公室的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不过她很快就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这时候酒吧里一定充满烟味和笑声，还有那些想请她喝酒的

男人们。露易丝决定回自己的公寓，收拾一下房间，涂涂指甲油，再早上床睡觉。

明天9时她要赶到办公室接待早来的顾客。

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她感觉到了这一点。杰米逊家给她带来了好运气。他们让她将房子挂牌，这就是转机的征兆。

车开过长长的石子路，露易丝打开车顶灯，查看她画的路线草图。向左转，车有点艰难地行驶在一条狭窄的乡村小路上，借助车前灯，能看到路边的铁丝网、松树或棕榈树。遥远的地平线上，能看到西棕榈海滩市的灯光。

她想起车的贮物箱里还有一瓶孟买姜汁酒。她一边注意着车前的路，一边松开安全带把手伸向贮物箱。打开箱门，她摸到瓶子，拿了出来。借着车仪表板上的琥珀色光亮，可以看出酒还剩半瓶了。突然她对那熟悉的酒味有一种厌恶感。她降下车窗玻璃，准备把那该死的酒瓶丢到路边的杂草丛中。风吹打着她的头发，她的车向左稍稍一偏，轮胎碰到不平的路沿，车颠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后视镜，后面有辆车，开着大灯追赶上来。是棕榈海滩市的警察？她心跳快了起来，马上把车开回自己的车道，看了看速度表，时速65码，她将车减速到了55码时速。如果再被抓到一次酒后驾车，她就要坐牢了，驾照也保不住。

她用发抖的手升起车窗。后面车的大灯太亮，后视镜里看到的只是些模糊的影子，根本看不清后面车的样子。这条僻静的路上没有其他车，也没有月光。

减速到50码，露易丝想让后面的车先行。但后面的车和她始终保持着四五个车身的距离。后视镜里的反光使她眼睛很不舒服，于是她调了调镜子的角度。后面是什么人开的车啊？是外来打工的开了辆破车超不了我的车，还是小孩子乱开车呢。后面车上的人也许喝多了，想跟着自己开到市里去吧。露易丝

自己也曾经跟着别人的车，两手紧握方向盘，一边还祈祷自己能安全地把车开回去。

她有过几次酒后驾车经历，不过都是在马丁县的地界里。她丈夫是那个县警局的警官，那里的警察都认识她。而这里，就要全靠她自己了。她也不能打电话向她丈夫葛兰求助，他已经以她曾酒后驾车为由禁止让孩子们乘她的车了。她现在只有去他家里去看孩子了。她不得不去敲门，等葛兰开门后，她才能进门，看看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他会让她带着儿子阿历克斯和女儿杰妮出去散散步，或者去孩子房间。但房里主卧室的门永远是关着的。这些都是葛兰定的规矩，她根本没有能力反抗，因为都是她的错，她有罪。

“我不能原谅你这一点，露易丝。”

问题是她并不要他原谅。要原谅的是他。

“你去死吧，葛兰。”

她本来晚上要给孩子们打电话的，葛兰不许她太晚打电话来。她已经快一周没有打电话去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去看孩子了？怎么会这样。

她觉得担心和羞愧。

突然她非常想她的孩子们，想紧紧地拥抱他们，吻他们的脸，说她爱他们。她心中交织着悔恨和渴望。她会打电话去的，阿历克斯才9岁，他会和她通话的。杰妮就不一定了，她已经12岁了，还生自己的气。她是爸爸的好女儿。“亲爱的，难道是我不要你的吗？我都做了些什么啊！”

后视镜里的灯光越来越亮了，露易丝能听到后面车里发动机的轰鸣声。她减速把车让到了右边，但那辆车还是跟在后面。这时她开始感到有点害怕了。后面的人一定知道她是个女的，肯定看到了她的披肩金发。

后面不是辆小车，她能感觉得到。可能是辆小货车。这儿

种田的人多,小货车很普及。露易丝只希望不要走错路开到死路上去。

“该死。”她用脚跟猛踩油门,后面的灯光离远了,但很快又变近了。速度表指向七八十码。路上的白色虚线好像也飞了起来。车发出刷刷声。

她一直盯着后视镜,观察后面车的动向。车子的右前轮下有石子碰击的声音,她迅速地向左打了一把方向盘。她刚才差点冲下了路基。

“要小心。”她心都快跳到嗓门了。就让后面的车跟着吧,有什么大不了?再开几里路就能上大路了。她看了看黑漆漆的外面,看不到附近有住家,什么也没有,只在东面有给人希望的灯光。

后面的车越来越近了。那辆车的大灯把她的车里照得雪亮。后面的车撞了她的车一下,她的头猛地冲了一记。后面车的保险杠顶上了她的车。她感到她的车速在加快,是后面的车推着她的车,而且越推越快。她的车速已经升到70码以上了。

她试图刹车,但不起作用。这时她闻到了一股焦味。

“停下!停下!”

她又一次猛踩油门,后面的大灯一下子拉远了。就在这时露易丝注意到那块黄色的左转弯交通标志时,标志牌已从车旁掠过。路边的白线也像是横了过来。露易丝急踩刹车,车打偏、甩尾,冲出路基。

她紧握着方向盘尖叫着,她周围的一切猛烈地翻转起来。树木撞击着车风挡。随着一声巨响和金属撕裂声,她的尖叫也戛然而止。

一片寂静。

慢慢地她恢复了意识,浑身巨痛难忍。每次呼吸都觉得钻心的痛。她眨了眨眼,看到了破碎的汽车风挡。还有一棵树压

在车上,前风挡全裂开了,车的一个大灯还亮着。

她嘴中的血流到了她的下巴,下巴已经不能动了,只能发出悲哀的声音。她脑子里却在叫:救命!有人吗。救救我!

不久她的车门开了,她的手臂无力地荡到了外面。车里的灯亮了,但她不能转过头去看,就觉得有人把车的大灯关了。

那个人手抓着她的夹克衫把她拉了出来。这使她全身又是一阵强烈的疼痛。

那个人站在她边上,她能看到他身后的黑暗的天空。她觉得眼冒金星,喉咙里好像艰难地笑了一声。

“是你!我早该知道会这样的。”

那个人把一块布包在金属棒上,将金属棒高高举起,向她的头上猛击。直至她停止呼吸。

“不,不可以。这样不公平。”

露易丝的耳边似有一阵缓慢的铃声响起。是电话声,电话就在床头柜上,但是她醒不过来。真困啊。

是她女儿的声音。“妈妈?”

“杰妮。是你吗?”电话铃声不响了。“等一下!请不要挂。”

“我的宝贝。我真的对不起你。”

疼痛消失了,她觉得飘了起来。

“原谅我。”

第一章

3月4日，星期天晚上。

门廊的灯太亮了，吉尔想。他们把她母亲的房前弄得像舞台一样亮。那里有熟铁制的家具，红砖和白木柱，镂空的纱门上有白鹭的金属图案。门廊和车道间栽了一棵橡树，树叶遮掉了一些灯光。安东尼的凯迪拉克车就停在树的阴影里。

他把车熄了火，看着熟睡的凯伦。“你要我把她抱进去吗？”

“不用，没关系的。她自己会走。”

吉尔轻吻了他的脸颊。晚上他的胡子长出来了。她柔声地说：“这个周末过得真快。”

他转过头吻了吻她的手。“我们应该留在迈阿密的。”

安东尼的律师合伙人劳尔请他们去自己家里过周末。没想到劳尔家还去了很多他的亲戚朋友。带去的古巴风味食物够他们吃一个月的。吉尔和凯伦睡在客房里的一张床上。安东尼和其他一些男人就只能住在劳尔的船上了。

“我已经开始想你了。”她说。

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凯伦放上床后，来我的家呢？”

她笑道：“想是想到的。”

“来吧。我会让你有点时间睡觉。”

“凯伦早上起来就要我的。”

“我也要你。”他略带暧昧地笑了笑。

“算了，你可不是 11 岁。我明天早上 8 时还要到法庭。”

“哎，吉尔。”他抱着她说，“我们真不应该分开住。”

“谁让你把我的订婚戒指扔到池塘里的呀！”

“我不是有意的。我告诉过你一千遍了。”

“我知道，你的目的我很清楚。”

去年夏天他们匆匆忙忙地准备结婚，结果是两人大闹了一场。吉尔把她的订婚戒指扔给了他，他把戒指扔到了比尔特莫旅馆后高尔夫球场的水塘里。为这件事，他们过了几个月才相互原谅。现在安东尼想和好，吉尔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再结婚。

“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折磨我？”他的前额靠着她的脸。
“我要找到那个戒指呢？我要是找到你会嫁给我吗？”

“在那些杂草烂泥里？你找不到的。”

“如果我找到呢？”他黑色的眼睛离她的脸很近，显得很大。
“嫁给我吗？”

“可能吧。”

他轻声说：“我想你是不爱我了。”她能感到他呼吸的热气，这使她的皮肤发烫。

然后他的眼光转向了房子，盯在窗户后的地方。“你母亲在。”他拉了下开启车后备箱的拉手，开门出去了。

吉尔觉得自己像个晚回家被父母抓住了的孩子。母亲安琪穿了件艳黄色的毛衣，站在门廊的边沿上。冷风中她抱着双臂。她长得小巧俏丽，一头的红色卷发。

“妈妈，你好。”

“你好，亲爱的。我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呢。”

吉尔打开后车门。“凯伦，我们到家了。醒醒。”她拉开裹着的沙滩大毛巾。“来，亲爱的，起来。”

凯伦打了个很大的哈欠，步履不稳地走向屋里。眼睛半睁着，修长的腿上只穿了条短裤，脚上穿双大旅游鞋。她好像是装

出来的。吉尔觉得凯伦根本就没有睡着。她偷听了他们的话，而且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反而对她母亲的性生活更加好奇。

安东尼走在后面，手上拎着旅行包和沙滩包。

安琳拉着纱门。她皱着眉说：“亲爱的的安东尼，我想和你谈几分钟可以吗？”

“出什么事了吗？”他很关切地看着她。

“我想请你帮我朋友一个忙。她叫鲁比·史密斯。吉尔，你还记得鲁比吧。我们以前经常去她那里的，那个帮我照看你和伦尼的老妇人。”

“我当然记得鲁比。她好吗？”

“她要找名律师做刑事辩护。我到家里再告诉你们吧，今天外面有点冷。”

安东尼用征求意见的眼光看了看吉尔，她耸了耸肩。安琳理了理凯伦睡乱了的头发说：“有人该去睡觉了吧。”

“还早呢，我要吃点东西。”

吉尔和她母亲对望了一眼后，吉尔把凯伦推向客厅。“去吧，亲爱的。先去洗澡换睡衣。外婆要和安东尼谈点事情。”

凯伦很夸张地叹了口气，消失在她的卧室里。

厨房里，安琳要煮咖啡时，安东尼请她不要弄了。怕晚上睡不着，还是喝点汽水吧。

安琳加满了杯子。“你去过西尔点那个地方吗？”安东尼说他好像听都没有听到过，她说：“那地方在海岸水道不远的地方，离这里一百英里。我的父亲打仗回来后，父母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那时起鲁比就为我们工作了。再后来，我和丈夫买下了那幢房子，我们留下了鲁比为我们工作，姑娘们都喜欢她。”

吉尔脑中出现了一个矮胖妇人的形象，她满头的白色卷发，穿着一件有大口袋的袍子。那时候鲁比·史密斯总带着一盒糖果，如果她们表现好的话就在她们的手上放几粒。她一口的乡

下口音，她的大腿上坐得下三个孩子。

她母亲说：“我丈夫过世后，我把房子卖了。不过我还常去看我的妹妹露易丝和她一家。她的丈夫叫葛兰·布莱士，是马丁县的警长。你们也许听到过他的名字吧？我的外甥女杰妮在斯图尔特市的警察部门工作，也可以说是继承父业了。”

安东尼喝了点汽水，吃力地听着她滔滔不绝的谈话。

“露易丝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安琳说，“她那时才 36 岁。吉尔告诉过你吗？”

他说了声遗憾，回答说他知道这件事的，吉尔告诉过他。

“总之，鲁比和我一直有联系。她现在 81 岁了。我们上次见面是在我妹妹的葬礼上，但我们保持通信的。她现在住在一家养老院里，除了教堂，她哪儿都不去。她人真的很好的。”

“史密斯太太不像是需要听取刑事律师意见的人吧。”安东尼说，“是谁的问题？”

“她外孙的事。叫肯尼·克拉克。11 年前，他被指控谋杀而判了死刑。鲁比坚信他是无辜的。她要我和你谈谈这件事。”

安东尼扬了扬眉说：“我想他已经错过了我能帮他的时机。”

往事慢慢地涌现到吉尔的脑海中。“肯尼·克拉克……对了，我想起来了。鲁比带他出来过。他好像是高高瘦瘦的，话不多。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告诉过我他被捕的事吗？”

“告诉过的，不过那时你在上法学院。”安琳说，“你们想听听鲁比其他的事吗？她说上帝告诉她肯尼是无辜的。他能不能获救就全靠她了。”安琳看看吉尔又看看安东尼，来回打量他们。

吉尔点了点头，一时想不出怎样回答才好。安东尼像是在盯着杯中的冰块看。“对她外孙的指控是什么？谁是被害人？”

“一名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人闯进了她家用刀杀死了她。最悲惨的是她的婴儿也死了。那个小男婴在摇篮里喝牛奶呛死了。他们本来要对肯尼提出两桩谋杀案指控。但后来尸检表明

男婴是死于意外。那家男人下班回来发现妻子和儿子都死了。附近的居民也很气愤，警察一定要想办法平息民愤的。”

“他们没有证据也不能乱抓人吧。”安东尼说，“警察发现了什么吗？”

“一个邻居指认肯尼是凶手，实际上他有不在场证据。案件发生时他根本不在镇上，一个肯尼的狱友说肯尼承认他杀了人。你说狱友这种人的话能信吗？”

“陪审团会相信的。”安东尼说，“他们很相信告密者，他们也相信目击证人。检察官最爱的就是目击证人，他们认为证人比指纹都重要。这个案子还在上诉中吗？”

安琳说：“鲁比告诉我，法院几周前驳回了上诉。”

“哪个法院？是最高法院还是州高等法院？”

“我想是最高法院。你怎么在摇头，没救了吗？”

“他没多少时间了。我想已经没有什么官司好打了。”

“哦，糟透了。”安琳凑到桌前说，“安东尼，你能接下这个案子吗？付给你的费用不成问题。鲁比还有一些钱。”

“她说她有必要时愿意花光那些钱。她只想找到一名好律师，一名有经验的、精明强干的律师。我对她说，我对你的能力有非常大的信心。”

“安琳，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但我做不了什么了，对不起。”

“为什么不行？”吉尔手臂撑在桌上说，“这是一件很令人激动的案子啊。”

“令人激动？”

“使一名无辜者免遭死刑。你不是已经厌倦了老是和那些白领人士打交道吗？就像你近来做的那些银行欺诈案什么的。”

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不能接肯尼的案子是因为他已经请了律师，而且还不止一个。佛罗里达州为每个死刑犯都指定有专门的律师。”